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十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左氏曰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不書即位義同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公羊作陳

杜氏曰聶北夷儀皆邢地張氏曰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愚謂

再書齊師宋師曹師者不可以前目後凡也苟不再書則若邢自城與魯城之者矣皆文勢當然無他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次皆譏未有次而言救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不能攘夷狄至其入中國而侵陵諸侯也則仗大義帥諸侯往救之爾乃次于聶北曰救邢焉師已次矣其能救乎實次而名救也齊桓用師未有曰師者師次所以見挾强師而不能救邢深辠之也邢為狄人所逐至於奔亡遷都夷儀

書邢遷邢自遷也齊桓閔邢之亡率諸侯之師而為之城得救患分災之道矣然方狄之伐邢齊桓早帥諸侯救之則不至於遷而夷儀不必為城也齊桓失救邢之義使邢至於遷也而為之城城邢未足以為功而不救之情益自顯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愚案以三國之大衆正月救邢而六月邢遷蓋半歲矣則無志於救可知也況先書次于聶北而後書救邢乎狄既去乃以三國之大衆城一邢焉所謂顛

而不扶侯其既仆而以手撫之者也伯者假仁而無惻怛之心莫顯於此先儒乃謂次聶北為按兵觀釁城邢為救患分災失春秋之旨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齊地左氏曰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張氏曰書薨于夷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皐而以喪歸可知矣髙氏曰莊公欲娶姜氏汲汲唯恐不得既不

正其夫婦之始不數年閒卒成大惡幾危魯國此齊侯所親見也故召之至于夷殺之而以之歸齊侯殺之雖是然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言齊人不當取其尸歸也而夫人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張氏曰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之閒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皐誅惡得失之明驗

也

楚人伐鄭

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强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强矣然終齊桓世雖伐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

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没而宋襄伯然後始列於會盟晏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愚謂此本魯史之辭辭隨世變不自覺也孔子因之以見夷夏盛衰之一端耳左氏曰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莘老孫氏曰蠻夷之俗中國道明則逃遁莫敢内向至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伐其小國執其諸侯無所不至矣邦衡胡氏曰周室衰微夷狄有與中國交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遂起其

爭強之心是諸侯有以啓之也其後與伯主敵僭號
稱王跡由此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勅呈切公羊作朾

杜氏曰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張氏曰即宛丘縣也孫氏曰公有母喪出會非禮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杜氏曰偃邾地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檉之會公與

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書其事而義自見也愚謂公居喪而用兵又一皐也義又見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呂氏曰公方會伯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桓之服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力知切公羊作犁穀梁作麗拏女居切

大夫帥師見隱二年杜氏曰鄽魯地愚謂莒拏者莒大夫也公羊曰獲者生得也左氏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鄽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拏在莒也然抑鋒止鋭諭以辭命使自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擒其主將則魯亦有辠矣愚謂以大夫專兵而獲大夫王綱之壞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

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乾侯之禍由來漸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不稱姜闕文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張氏曰案古者兵死者

尚不入於兆況得皐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配宗廟

秩烝嘗乎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以經文推之當是魯邑趙氏曰據城緣陵言諸

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耳若諸侯城之如此為文魯

自城之又如何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義見

隱七年城中丘○革老孫氏曰三傳皆以為楚丘衛

邑齊桓率諸侯城之然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

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城成周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丘之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為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曰衛楚丘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宮楚室耳楚丘之名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當凡伯之來聘戎遂伐之以歸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侯城楚丘益可疑也今地理楚丘屬宋則凡伯自周聘魯無緣更過宋也此蓋可疑之事且當

闕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姜氏淫逆得辠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别為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黄氏曰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貶者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羊穀梁作夏陸氏曰據上陽下陽俱虢邑左氏是也

陸氏曰虞姬姓公爵張氏曰周大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太原府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虢之塞邑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愚謂邑而言滅者毀其城殺其宰其與取為已邑者異也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寳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宫之

奇存焉對曰宫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兾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兾之既病則唯君故令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皋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宫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曰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愚謂晉設詭計以滅同

姓虞貪寶貨而自伐其國卒喪其身故於此書虞晉滅下陽而後書晉人執虞公有以為後世鑒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張氏曰即蔡州新息縣之地黄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即光州定城縣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張氏曰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左氏曰盟于貫服江黄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又為十二年楚滅黄起

文也○存耕趙氏曰楚强於江漢若徐若舒蓼皆屬之江黄介其間以弱役强聞中國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其為德之不終也案管仲言曰江黄近楚楚為利之國也君必歸之若伐而不能救則亂自此始公曰諾然不能從再與會盟黄恃諸侯之好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齊終莫之救卒滅於楚亦可傷也齊亦病矣

冬十月

此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旱也○愚案此書冬十月及次年春王正月夏四月自是一時無事書首月耳與下文三不雨不相干三不雨亦與上文書首月不相蒙公穀誤聯讀之又以文公時不雨凡例求之遂有勤雨閔雨之説先儒因之又為冬十月不雨則十一

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二三五月有雨之說獨左氏謂自十月至於五月者得之蓋冬一時不雨春一時不雨夏則至於六月始得雨耳經旨本明讀之者誤也辨見或問

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三年春王正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正月二月三月皆旱也

夏四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四月五月皆旱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高氏曰萬物須雨以生須雨以成一時亢旱猶有所損況不雨幾於彌年則其災可知愚謂人物不得其所

則害陰陽之和而雨澤不降八月不雨則穀種不入土饑饉可知矣聖人畏天災憂民事莫甚於此故書之為後世有民土者之大戒也戒之者何敬吾身務民義以正天地之氣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廬江舒縣張氏曰即廬州舒城縣孫氏曰舒蓋羣舒舒庸舒蓼舒鳩之類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愚謂

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辠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爲少閒耳徐與舒皆夷國也明王慎德四夷咸賔夷狄各安其土不敢攻伐周德既衰諸侯侵伐然後夷狄自相吞噬以至猾夏矣春秋書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慎德也豈徒紀夷狄之相併哉後倣此○張氏曰齊桓方伯而不能戢諸侯之吞併小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敎之無以令之也

六月雨

自去年十月不雨至此月始雨紀實事以見旱之久高氏謂此記不雨之終者是也夫春耕夏耘而六月始雨則農不及事而民以困窮以至草木鳥獸咸不若其性矣○康侯胡氏曰觀此義則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張氏曰即東平

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愚謂書齊宋江黄盟于貫又書會于陽穀見齊桓伯業之成雖江黄為楚與國猶服從於齊也江黄服則楚可伐而有攘夷狄之功矣然他日楚滅黄而齊不見救則此盟此會不足恃也假仁者無誠心勤於前而怠於後類此義又見隱

二年會戎于潛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梁友上有季字涖音利公羊穀梁並作莅

孔氏曰涖臨也公羊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木訥趙

氏曰聽伐楚之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又見友之專政也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潰者散也衆散流移若水之潰遂者繼事之辭杜氏

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張氏曰即潁昌府

郾城縣孫氏曰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震威行

然後大舉蔡既潰遂次于敵境左氏曰楚子使與師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辠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張氏曰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大積五十年富强吞併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辠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辠

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皋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不純屈服時出干紀滅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愚案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三王之皋人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孔孟論伯者之事即春秋所書之旨而邵子所謂五伯功之首皋之魁功過

不相掩者備矣○康侯胡氏曰桓公伐楚而楚人服皐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

夏許男新臣卒（新公羊作辛）

高氏曰卒者卒於其國也蓋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歸矣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張氏曰屈完者楚大夫之名氏也杜氏曰召陵潁川縣也張氏曰在郾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愚謂不稱使者未前定也蓋完既來而求盟于師桓公則退軍于召陵而與之盟也與齊高子來盟同意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

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徳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於楚服之而已次陘壓境楚勢頓沮屈完來請盟桓公於是退召陵與之盟義見前伐楚○愚謂盟者亂世

之事況以中國諸侯之尊而下盟夷狄之大夫非禮之正也使有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一就吾區畫品制然後已非但草蕞補其罅漏而足也而後世以此為甚盛之舉則誠齊人而已然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齧夷狄内侵向無齊桓將胥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寛弘惻怛與人為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録其伐楚之事付後世公論然貴王賤伯内夏外夷之意昭然於筆削

之閒矣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

杜氏曰袁濤塗陳大夫袁氏也左氏曰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袁濤塗高氏曰楚方受盟而退

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是知齊侯之不可
為周公而為三王之皐人也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
鄭詹○公羊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巳
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
然也董子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
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
良成而志以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

國叛矣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高氏曰非魯及之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也杜氏曰魯受齊命討陳之辠未詳孰是高氏曰陳侯方與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遽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公至自伐楚

張氏曰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愚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其師以侵陳勞民黷武之甚也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

公孫茲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左氏曰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君舉陳氏曰公

孫茲帥師見三家之專也邦衡胡氏曰濤塗誤軍則辠止濤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辠一臣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康侯胡氏曰揚子作法言或聞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

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德於是乎衰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説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臯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君有心矣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辠也初晉獻

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人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吾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事又見國語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辠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

其皐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晋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陸氏曰申生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父於不義俾譖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愚謂晋獻雖不操刃以殺申生然置之必死之地而不暇辨譖言之曲直非晋侯殺之而誰哉首惡之名不得辭矣此亦魯史之直筆而聖人錄之以示教者也○莘老孫氏曰申生之事

見於傳記備矣晉侯之惡見矣然人子之道至於見殺則不為孝矣舜之事瞽瞍瞽瞍亦允若而卒免於禍申生之於獻公也獻公聽讒申生死之春秋舉重者言之斥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辠也朴鄉呂氏曰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

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康侯胡氏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尸此者其誰乎春秋書之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𡘋母名門使姦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僖公姑即莊二十五年歸杞者在莊公時已不

得歸況僖公時年張氏曰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愚案伯姬之子乃杞侯之冢嗣雖不行朝禮亦不當使之隨母以來杞侯之為家國可知矣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十五年凡魯聘他國皆言如此譏私相聘與

三桓之用事耳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止公羊穀梁作戴

杜氏曰王世子惠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公羊曰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悬謂齊桓致世子于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說者因謂之殊會其書法蓋與會吳於善道之類同而非有他義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

再見者前目後凡也穀梁曰中無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左氏曰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以其廢長立幼將啟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楊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貢以諫辭可也蔵於朝覲可也合衆國為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愚謂惠王廢長立

幼其惡可知然齊桓未嘗朝王而納諫亦未見王之
拒諫也輒召諸侯會王世子又盟諸侯示天子以意
是要君也世子儼然出會是制父也夫齊桓之意善
矣一旦定國本絶亂階齊桓之功也惜其參之以權
謀術數也至於制父要君則其辠大矣夫春秋正義
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故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
帥諸侯以定世子爲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
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義又

見隱元年盟于蔑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獻可杜氏曰齊桓合諸侯以謀寧周室德雖不全亦有翼戴之名鄭伯與會而逃盟春

秋書之著其為諸侯而行匹夫之行也愚謂齊桓之舉迹近尊王義實大悖鄭伯誠能明諭臣不要君子不制父之大義不會不盟縱未必齊桓之頓服然天下後世必有是鄭伯之言者矣今既會而逃之而其所以逃者非此之謂斯害義矣○常山劉氏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啟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噫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

乞盟甚乎鄭伯之辠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愚謂弦子不名史有不詳或闕文也左氏曰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義見三年徐取舒此則滅國甚矣○張氏曰桓公於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

而制楚之横與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圍許之紛紛楚之滅黄亦自此始矣愚案楚受盟一年復滅小國禍尤熾焉雖夷狄暴横亦齊桓有以致之也蓋伯者之術非已有之而求入以力故人不心服而其效施於力之所及桓非命伯摟諸侯以侵伐諸侯降鄣遷陽滅譚與遂伐山戎而獻捷執大夫而伐陳首止之會力制天子鄭伯逃盟衛侯背約中國服從類可知矣舍近狄事遠戎而狄入衛救邢不力而邢遷其自為

者如此夷狄歸順類可知矣宜其楚不心服而復窺
中國也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曰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方之王道何
翅碔砆美玉哉書屈完受盟於前書楚滅弦圍許滅
黄於後責王賤伯鑒戒昭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辠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康侯胡氏曰書滅下

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愚謂諸侯天子所封又晉虞同姓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不可掩矣○劉氏曰春秋之紀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宫之奇舟之僑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春秋書之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别之不别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

亡而保存者是何也啫欲之習近而憂患之未逺也

凡書執諸侯者十有四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即滎陽密縣張氏曰屬鄭州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高氏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葉氏曰圍鄭之諸侯不序一事再見也左氏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愚謂春秋書此一以見中國衰而夷狄横二以見齊桓不能服楚之心三以見鄭伯背夏即夷以致此伐四以見猶幸齊桓之有此舉也圍許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救許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存耕趙氏曰兵以夏出以冬反歷三時以伐鄭出故以伐鄭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邦衡胡氏曰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高氏曰救許因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對曰朝不謀夕何以待君愚謂諸侯以救許而解鄭圍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夫齊桓以力服人未盡善也鄭伯背夏即夷亦冥頑不識所趨哉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見莊五年倪黎來杜氏曰邾之别封故曰小邾未詳是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寗穀梁作寧

杜氏曰高平方與縣東泥毋亭音寗張氏曰魯地孫氏曰齊人伐鄭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寗毋也左氏曰盟于寗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未詳信否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木訥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卽世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三年一聘之節未嘗廢黄氏曰事伯主而不事王

公與大夫更迭如齊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四字

王人見莊六年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

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杜氏曰洮曹地案莊二十七年

杜氏以為魯地未詳啖氏曰王人與盟非禮也莘老

孫氏曰春秋伯者多假王命以令諸侯名尊天子而實行其私齊桓是時致天王之命以會盟中國故王人而盟諸侯則王道之衰諸侯而盟王人則諸侯之伉盟者不信而後為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獻可杜氏曰案周禮邦國有疑諸侯會盟則為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譏之今不即會於周而盟于洮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下國也

鄭伯乞盟

趙氏曰乞者卑重之辭左氏曰請服也莘老孫氏曰鄭伯逃天下之盟主而附强暴之夷狄甯毋之會雖嘗遣其世子又恐懼不安親來乞盟愚謂鄭伯以諸侯之尊始於逃終於乞自取悔辱故君子作事謀始垂戒遠矣

夏狄伐晋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存耕趙氏曰晋與狄鄰故

有疆埸之警啟土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內釁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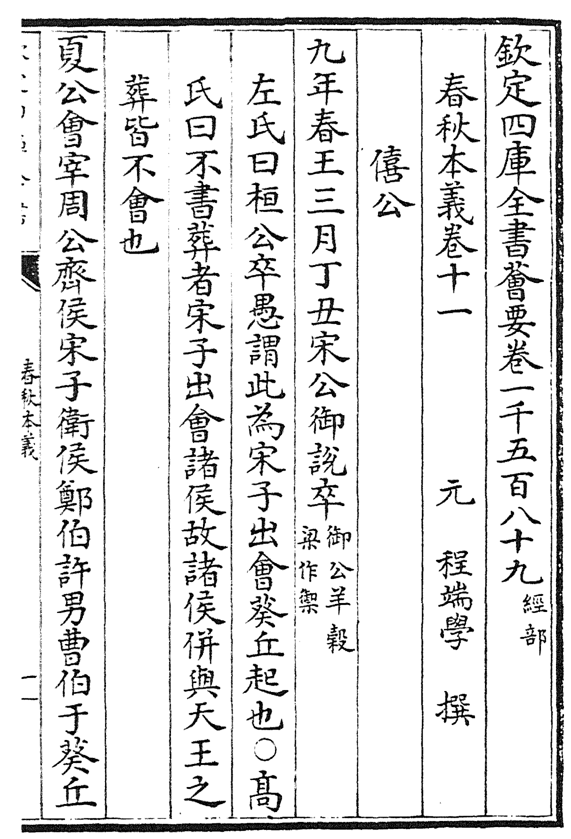
用者以也致者至自齊也趙氏曰夫人者時君之妻聲姜也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愚謂不言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辠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省文耳夫

人至而告廟魯有常禮魯以諸侯而僭天下之禘已失禮矣又以夫人之至而禘于太廟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天王惠王也一見諸侯遇王喪而致宰周公以嘉禮盟於葵丘二見僖公不服喪而朝齊三見齊侯許男伐北戎義又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十



春秋本義卷十一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羊穀梁作禦）

左氏曰桓公卒愚謂此為宋子出會葵丘起也○高氏曰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故諸侯併與天王之葬皆不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張氏曰宰冡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也康侯胡氏曰宰周公者以冡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師保之任冡宰或闕則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杜氏曰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張氏曰即開封雍丘縣也劉氏曰七年左氏所云惠王崩襄王

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者實八
年十二月事也八年盟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
也理或然也高氏曰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
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已方聽於冡宰而齊侯既不帥
諸侯朝之反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反來
下會諸侯大義乖矣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侯為伯
主當遏密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會然則所仗
大義果安在哉穀梁曰禮柩在堂孤無外事今背殯

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存耕趙氏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王雖立恐諸侯之或貳也故桓請王命以盟諸侯而王亦出重臣以臨之齊雖忠於周而周以齊而輕矣案首止桓以定世子之位今襄王已立雖有子帶之慮桓若率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則一正君而國定矣桓公管仲學不知此狃首止之殊盟而亦用之周公徒偃蹇於外以聲勢足以震蕩諸侯天子亦依以為一

日之安爾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未嫁姊妹也穀梁曰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愚謂禮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然則未許嫁者固亦笄而字矣案禮期之喪諸侯絶惟姊妹姪不絶不降則僖公當為之服矣僖公於時不服則無親以凶服臨葵丘之會則吉凶參矣齊桓奪人之喪而使之盟亦非禮也○高氏曰

公自出會聞伯姬之卒不復歸臨其喪無親親之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内女許嫁而卒惟二爾伯姬子叔姬是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張氏曰其義與首止同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左氏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愚案此盟即會葵丘之事襄王有子帶覬覦之難桓公率諸侯翼戴天子既會冢宰又自為盟使

天下知有冢嫡有共主而襄王大位得以粗安齊桓之功亦大矣然不過假尊王之名以適吾之所便故不假奔惠王之喪聽冢宰之命於朝既致冢宰於葵丘而又自為盟焉遥制朝政權自已出拂君臣之大經此其大皐也大功不可以不與大皐不可以不明故聖人直書以示戒其尊君抑臣貴王賤伯之義顯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胡氏曰孟子之言非與桓也當時中國併為十二其亂又甚於春秋其曰五

霸三王之辠人今之諸侯五霸之辠人孟子非美齊桓可知張氏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辠人蓋春秋之所未有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固無以令諸侯正天下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謹造邦匪憂慆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哉

甲戌晉侯佹諸卒佹九委切張氏曰左氏穀梁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之後合從公羊作甲戌佹公穀作詭

晉侯獻公也此書卒為奚齊卓子見殺起也不書葬豈魯從齊桓而不會其葬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里克世子申生之傅也其君之子里克之君之子也

非居喪稱子之義奚齊晉獻庶子驪姬所出疑荀息欲立奚齊而諸大夫不從故奚齊未立而里克殺之奚齊既非嫡嗣而又未立則固其君之子也故不書曰弑其君奚齊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鳥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左氏曰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

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愚謂里克為申生傳當晉獻殺申生時不以死爭而欲中立免難偷生失節矣及晉獻死乃旋為申生報怨而殺奚齊夫奚齊雖庶孽乃其君之子也若不當立宜别立君而處奚齊於一所且殺申生者晉獻也非奚齊也一旦殺奚齊則是臣報君怨非里克殺其君之子而何哉○朱子曰里克事

只以左傳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説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辠明矣又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自死今一許驪姬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求生避禍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啖氏曰凡公及内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愚謂如

者往也故上下内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魯朝聘皆明書之魯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内辭而孔子因之也又見桓五年齊鄭如紀蓋魯不朝王而朝齊伯業愈盛而王綱愈墜矣魯然則他國可知趙氏曰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

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曰蓋中國之狄張氏曰溫即孟州溫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此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著狄益熾也伐邢矣入衛矣伐晉矣今又滅溫溫天子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

臣蔡侯可不治諸愚謂王畿有事諸侯奔命狄滅溫桓公若不聞焉其夏乃伐北戎則伯主尊王假而已矣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羊卓下有子字）

卓驪姬之娣所出者此稱弒其君卓卓巳立也事見殺奚齊張氏曰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無辜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而弒二君夫卓子雖庶孽

既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
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弒君高氏曰荀息從君於昏
固不足言然能後身先義亦可為偷生者之勸矣愚
謂卓已立則里克嘗北面事之矣而又殺之非里克
弒其君而何哉然奚齊卓子躬無大惡而不得其死
者其父致之也晉獻嬖寵孽殺樹子幸免其身卒及
臣子晉國大亂後世君人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桓
二年宋督事○康侯胡氏曰里克是謂持禄容身速

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正其弑逆之辠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君臣大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以固太子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則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亦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辠克之謂也朱子曰荀息未見

有可取者但始終守節死君之難亦可取爾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嬖孽之變矣患在偷安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正其簒弑之辠也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臣之分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曰北戎山戎也未詳是否薛氏曰當時患有大

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又近滅温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强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義又見莊三十年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

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人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辠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穀梁曰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殺之不以其辠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辠也苹老孫氏曰春秋之法雖弒君之賊以其辠討之則書之為人

不以其辠討之則為夀殺里克雖有弑君之辠夷吾
嘗命為大夫矣又以巳私殺之晉殺其大夫耳非討
賊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康侯胡氏曰
若惠公既立謂里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
死非其辠而大夫不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
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
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
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辠也葉氏曰晉里克衛甯喜

皆弒其君者也然不書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實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弒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以討賊者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餘殺喜而尸諸朝其討克與

喜者皆畏其害已而除之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獻無媿於卓與剽歸正二臯之臣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喜乎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雨于付切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非常則為災故志之爾

○愚案冬而雨雪常也大雨雪則陰勝陽而極備凶

矣春秋書雨雪者三而言大者二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普悲切公羊作邳

左氏曰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書殺大夫○穀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辠

矣然鄭之謀由里克致之也未詳信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業氏曰姜氏聲姜也陽穀見三年邦衡胡氏曰魯以文姜哀姜亂内外之限連喪三君而僖公不監往轍又與夫人出會則男女之位復不正矣齊桓方務伯業不能以禮屬諸侯而以亂終之所以不振也參譏之○張氏曰男女無别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

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楚人伐黃

左氏曰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康侯胡氏曰遠國慕義背夷即華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

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皐桓公既與盟而又不能救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亦為明年滅黃起也○張氏曰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榖之會矣楚人占之而遂興伐黃之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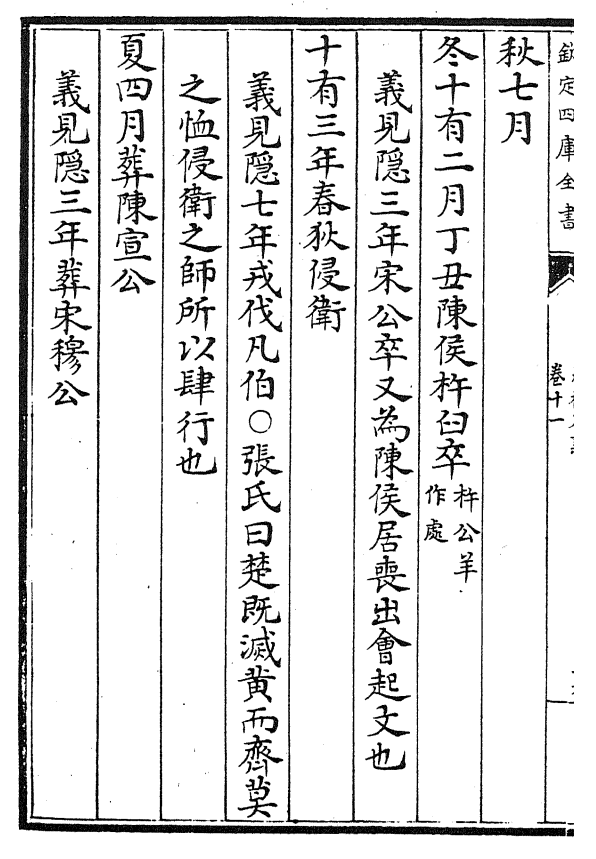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楚人滅黄

左氏曰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供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逺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康侯胡氏曰見夷狄之强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困於强暴不得其所義又見僖三年徐人取舒

○存耕趙氏曰不言奔上下同力死社稷也愚謂周道衰夷狄横江黄國小而近楚楚人固已視為几上肉矣然不有齊桓之盟或可緩數年之命未必見滅如是之速也齊桓既與之盟而不救則君子之責有所歸矣夫齊桓未伯其求諸侯如此之勤也伯業既盛而棄江黄如敝屣者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溢則怠矣故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陳侯居喪出會起文也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楚既滅黄而齊莫之恤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愚謂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張氏曰陽穀甯毋及鹹之會

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趙氏曰此即上會鹹之諸侯不列序者前目後凡耳緣陵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瓚曰春秋謂之緣陵張氏曰即濰州樂昌縣愚案緣陵經不言國未詳何為大意譏諸侯僭天子之權著伯者之功過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似陵切穀梁作繒

季姬僖公妹趙氏曰魯未嫁女也張氏曰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故城又有鄫山穀梁曰遇者同謀也公羊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何氏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存耕趙氏曰夫婦之始不正如此書之以見僖公之不見鄫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可以為女矣○孫氏曰此年六月季姬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明年九月

季姬歸于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于防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氏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穀梁曰沙山名林屬於山為鹿張氏曰漢書元后傳作麓杜說近是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公羊曰為天下紀異也○莘老孫氏曰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

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在於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於晉不可以晉言也康侯胡氏曰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沙鹿崩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其垂戒明矣愚謂日星隕食山川崩竭繫之天下有天下者之責也然諸侯各有民社血脈貫通豈可委之天下而不自省哉夫災異固不可指一事而言然沙鹿崩而天王居鄭其山在

晋而晋侯見獲於夷他如齊桓卒而伯業衰楚狄益熾而夷主夏盟此其可見之大略也夫豈天心哉皆人事亂紀以召天地災異而天地災異復為生民害蓋感必有應應復為感有天下國家者在於謹人事慎所感而已

狄侵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蔡侯肸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獻可杜氏曰魯之所朝者惟齊晉楚

楚人伐徐

義見三年徐取舒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穀梁無衛侯二

字公羊有之而在陳侯之上師公羊作率

牡丘張氏曰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闕也地譜云與匡近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即開封府長垣縣西南杜氏曰公孫敖慶父之子左氏曰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康侯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

暴横憑陵之皋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義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書公孫敖帥師見孟氏之專兵亦為下書楚人敗徐起文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闕文也義見隱三年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即徐州徐縣在徐楚之閒左氏曰伐厲以救徐也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未詳信否愚謂於此可見齊之不專於救徐矣義又見隱三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

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閒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公羊作蝝

義見桓五年

九月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以會致者始於此

季姬歸于鄫

先書遇于防使來請已而繼書歸于鄫則男女之不正可知○高氏曰去秋與鄫子遇于防因其自請而遂許之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相從者也今公方自會至而季姬遽歸于鄫厥後鄫子所以取禍者甚酷豈無自而然哉存耕趙氏曰魯諸姑之失教由諸㛐始也女之失教由母始也文姜哀姜以淫恣聲姜效之季姬遂狃以為習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趙氏曰晦者晦朔之晦公羊曰震之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張氏曰天之擊怒每在於惡熟而人不加誅之後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所以事天也○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

冬宋人伐曹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薛氏曰宋人内叛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相加兵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許氏曰同盟始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伯德方衰荒服闚夏至是而諸侯浸以貳矣威靈之陵夷可不慎哉愚謂齊桓圖伯四十年間諸夏莫爭夷狄稍沮其功大矣及其終也人心離貳同盟相伐身親見之以力假仁其效如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力侯切

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在泗州臨淮縣左氏曰徐恃救也愚謂以七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自見矣此皆以力假仁之效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顓帝之後周孝王時分土為附庸邑秦之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棐氏曰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書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此戰也張氏曰韓後為韓國即同州韓城縣獲見元年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故不言以歸也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觧梁城既而不與晉

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

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

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

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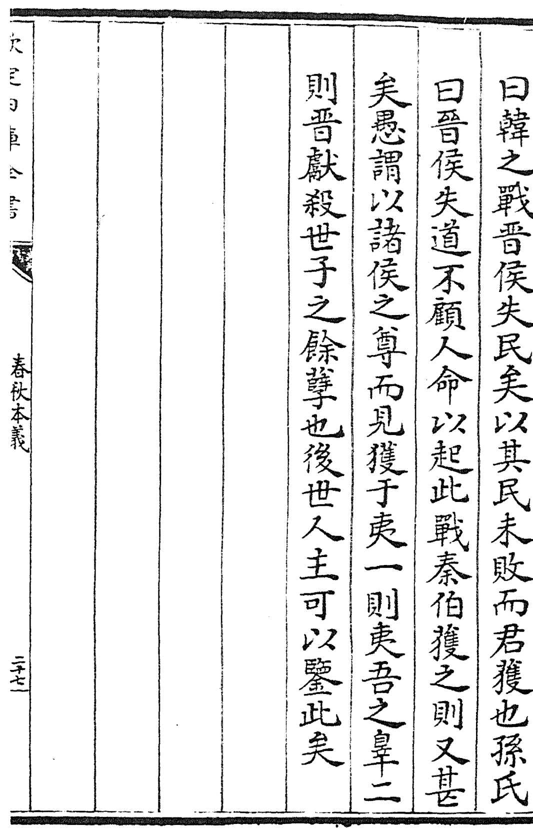
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

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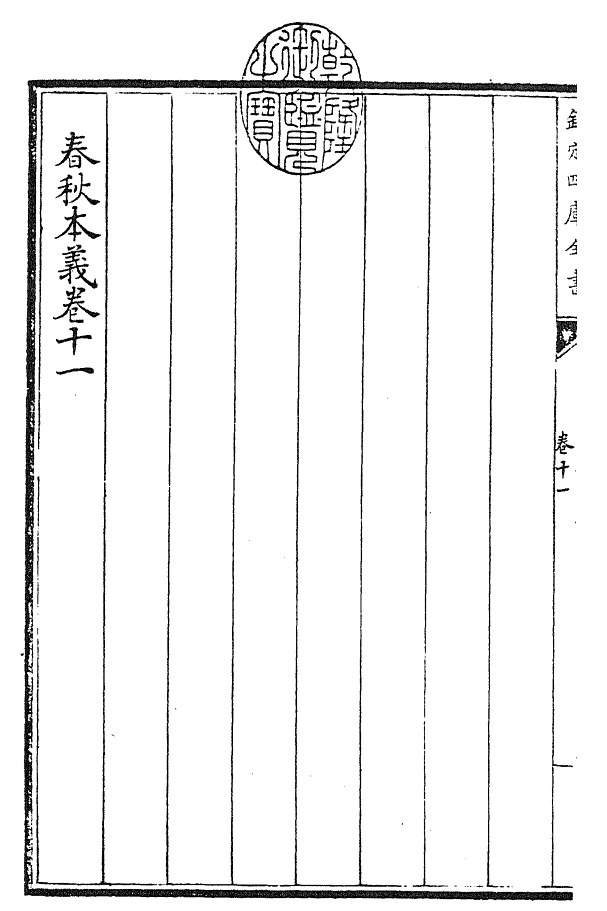
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必歸晉君乃許晉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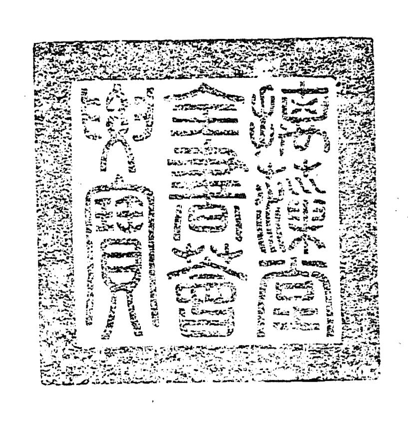
秦始征河東置官司馬邦衡胡氏曰重耳兄也當立也夷吾弟也不當立也夷吾賂秦伯以求入簒也秦伯不納重耳而納夷吾以徼賂是貪而納簒也晉惠背賂而不與故秦穆興師以伐之厥辠惟均晉侯背施逆諫而失民自取獲之道也愚謂自晉致戎又不自咎而逆戰焉經曰晉侯及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辠之重輕皆可見矣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康侯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辠晉也穀梁



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孫氏曰晉侯失道不顧人命以起此戰秦伯獲之則又甚矣愚謂以諸侯之尊而見獲于夷一則夷吾之辠二則晉獻殺世子之餘孽也後世人主可以鑒此矣



春秋本義卷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